

## 客語文學創作獎 散文

### 何志明 〈永久个頭擺〉



#### 作者簡介

DNA中有百分之五十是客家人，意識則百分之百。曾經從事新聞及大學行政工作，喜好文學，目前並於多家美語補習班與補教機構擔任補教老師。曾獲林榮三、新北市、臺中、磺溪、打狗鳳邑、竹塹……等文學獎獎項。

#### 得獎感言

母親在我年幼時，就逼迫我做出選擇，她留給我的只有背影。從小到大，我是靠意志力讓自己快樂的。生活渾沌，而我只是一陣慌亂中，掉在地上的一顆止痛藥。不介意時光一直老去，只是不想要一直站在原地。期望自己能更勇敢、更樂觀，縱使生命仍有那麼多的磨難。感謝主辦單位，感謝評審。

#### 評審短評 / 邱湘雲

今年文學獎，客語散文複審名單總共有7篇。大體來看，主題方面，「懷舊」、「懷人」、回想「頭擺」个文章還係較多；恁樣个主題愛寫著好、寫著「不同凡響」並不容易。題材方面，可能係這幾年「新冠疫情」个病痛經驗，寫親人「發病」、「過身」，自家「蹓院」摻「離別」个過程也較多見。「生、老、病、死」，摻親人分別个痛腸總係恁「刻骨銘心」，用散文寫來像形梳理自家心中个傷痛，在描述過程當中也得到「療傷止痛」个效果。

「散文」係展現「行雲流水」个敘事功力，愛用流掠个客語來形容哲象个情感也實在無簡單：毋過有兜雖然客語寫來已順，但係斯像平常講話共樣，並無結構、修辭這兜文學个經營，恁樣就變做「講古」，並毋係「文學創作」了。「口頭語言」摻「書面語言」還係有無共樣个所在，想恩俚一路里來提倡「客語文學」，外人還會長透笑講：仰讀來「有客語」嘎「無文學」？所以不只愛顧到客語語詞个運用，莫忘「文學性」个展現正係這當中最重要个。

這擺客語散文愛選出一篇最好个文章。五位評審第一輪投票各自推薦2篇，續等評審輪等講自家推薦个原因。發言過程當中，無想著大家「英雄所見略同」，第二輪投票大家一同認為〈永久个頭擺〉這篇打頭名。

〈永久个頭擺〉係寫從細爺哀離婚，自家仰般行過這人生一段晦暗个成人長大个過程，主題切合社會生活所見。得獎原因係因為佢當有「文學性」，比論講寫心理情感，像「掛念」、「孤栖」、「失落」等等，佢會「化虛為實」，當「形象化」、當有「畫面感」。再來就係文章當中「比喻」、「象徵」个手法也運用到已熟絡，像會將「煩惱」比做「玫瑰花个笏」，「寂寞」比做「大地一片荒涼」，也會用「因人尋」象徵「阿姆毋見忒、尋毋著了」。雖然寫心中甘苦个事情，但到包尾還會有轉折：「味緒苦苦个記憶，帶來了溫柔个光」，這種「點滴在心頭」个散文寫來到當幼路，所以得著所有評審个阿腦摻推薦！



## 永久个頭擺

掛念，係因到心肚个蟲，偷偷摺摺，嘎輒常出現，當會攬人，從頭到尾毋肯離開。

佢當細个時節，就曉得一儕人个孤單。

阿姆盡早同阿爸離婚，這件事情過忒無幾久，阿爸帶等佢去探望姐公，姐公戴在苗栗銅鑼鄉个村莊。食飽晝，大家坐在坍塌坪肚譚哆奈涼。忽然間，姐公提起吾爸同吾姆分開這件事，佢問佢會難過無？佢應話迪迪凸凸，雖然嘴講：「毋會，佢毋會難過啊！」其實心情重鈦鈦，頭犁犁仔，當慍悴。

年長月久，事過境遷，該擺一句單純个話語，也分時空阻隔忒，變做遺憾。無想著年華這下已係龍龍鍾鍾，包尾連憂傷也緊來緊熟絡，好比舊相片裡肚个阿姆，不論佢開容笑面个表情，係哪種歡喜，背景都係共樣个蒼茫。佢想到佢个時節，佢就係佢，就算無聲也做得聽著。

吾爸四十零歲正討心白，討著二十歲个吾姆。佢兩儕結婚後感情當毋好，長透相罵，齷齪齷齪，一滴仔細事也會冤家，訥嘴相吵時，阿姆譚到會死，動啊著斯亂擲東西，廳下分舞到鬢鬢。就像頭擺人講：「一尺風，三尺浪！」歸日到暗都在起風天孩禾稈，刈刈惹惹。無想著佢兜个婚姻，竟然行到無救个地步，阿姆堅持愛離婚。

阿姆對新竹佢兜屋下走忒个該日下晝，佢一儕人企在窗門脣頂看等外背，毋知在恁麼个心事？阿姆慢慢仔回轉頭來，無結無煞仔對佢含笑，毋講半句話，過一下仔推開大門跋腳就走。該央時佢正八歲，年紀還細，麼个世事都毋知，佢戀戀仔向等阿母个背影緊看，雖然單係幾秒鐘定定，佢坐等呆呆个眼神，既經變做深刻个記憶。這件憾事，長久以

來，在佢个心肝頭霸位，差毋多占等一生个面積。

牽腸掛肚个心思，好比細人仔食奶緊在該蠕蠕動，無時恬，佢總係當難摻佢和按相處。煩惱，也係一叢玫瑰花植物，花莖項有當多尖尖个笏仔，三不二時花苞打花當大蕊，盡好展佢自家靚靚个容貌，歸身呈現頸偏偏仔个豔麗。但係久久忽視了，無去好好修剪，有時有日，玫瑰花就會大主大意仔緊生緊茂盛，一無注意，手指頭會分笏仔刺著，像係分蟲蜒著，使人感覺著痛苦又當冤愆。莫怪有人講：「人懶地獻草！」佢早就放棄抵抗咧，所以儘探同佢湊陣，共下做伴，但係也付出慘痛个代價。掛念，係佢人生中个塵灰，心神毋定个東西，來來去去，毋肯安分守己，佢逍遙自在入去光線裡肚，打環車，起起落落。

阿姆走忒以後，有一隻同學在學校緊問佢：「若姆現下在兩位？你做得摻佢講無？」佢面逼逼，毋想應話，毋過佢再三追問，佢對答唐唐突突，故所將就對佢講一句話：「吾姆早就失蹤了，無人知佢个下落。」

佢講花蓼，佢根本就係「擊飯匙堵貓」。

佢摻腹內个隱私掩礮起來，因等包密密，就像係冰山个下層，一片暗摸胥疏冷沁沁个深海。

該同學又過追問：「有報警無？」佢恬恬仔，毋想愛解釋，身為一個受害者，佢實在毋知愛講麼个。這件事情，無須要駁嘴，就像係麻布做衫——看現現，佢單淨耳靴靴仔，對佢詐耳聾，這種心理狀態，也像係管仔裡肚分麼个東西塞著咧，水排毋出去，或係另外一種个擊手投降。該儕同學總算恬下來了，行到別位去。佢明知吾爺哀既經離婚了，毋知佢問恁多愛做麼个？

佢輒輒想起阿姆，佢離開屋下行等走个樣仔，就像一場電影共樣，恁千真萬確，嘎又係恁花假。有成時佢試著四蹄筆直，戀想這件事情對



佢來講，從頭到尾單淨係在做戲，佢好比人公仔，一儕人眼盯仔想著麼个事情。

阿爸摻佢講：「若姆走忒了，毋會轉來咧！」聲調利手，恁毒腸，害佢在成長个過程中，輒輒轉到頭擺个場景裡肚寂寞。該種失落，好比恐龍完全滅忒後，大地頂一片恬靜个荒涼，佢本本凝凍在裡背，變做化石。孤苦个心情，像係手指分刀仔割著了，血水汀汀汀仔流，通通跌落在淨水裡肚，血水溶解散開，變做紅色个憂鬱，佢緊啟大氣，歸個世界凝底下來。

毋使愁，等佢成人長大就好，佢希望。

佢个童年無半點減少，毋過獨獨佢一儕人，無兄弟姊妹，使佢感受著孤寒，好比深山肚个幽谷，只愛大聲喊，山坑肚就會有應聲，傳來一陣一陣重疊个孤栖。

每擺過年，想著毋愛缺席，都像係重新面對一種換新个舊傷，逐擺準時使佢痛一擺。人講：「真藥醫假病，真病無藥醫。」佢心肚个病痛，實在係去看醫生、食藥仔，都毋會好。

該年，佢讀國中三年生，在年三十暗晡个時節，佢兜兩子爺圍爐食夜，屋下个電火點到光光，客廳看起來又新又淨俐，呈現過年時節，萬象更新个景象。一張古拙个飯桌，料理擺歸桌仔，阿爸坐在桌仔脣个一頭，佢坐在厥對面，飯桌中央隔等澎湃个魚魚肉肉，佢食到肚膈膈仔。

佢看著桌仔脣頂該張空空个凳仔，挑挑想起還有一個人在或係不在？心情有兜仔哀傷。電視打開來，螢幕頂个光線，反射到屋肚个壁上，影仔看起來當生動。春節个特別節目，幾儕明星開容笑面，對等佢同阿爸講話唱歌，佢兜个表演實在係古古琢琢，雖然講節目盡鬧熱，嘎無味無緒。電視頂反覆播送慶祝過年个歌仔，倒去倒轉緊唱，毋會停，惹惹滾。佢摻遙控器个聲音開到當大聲，烘托等一種年節鬧連連个空虛。

吾爸有兜耳背背仔，聲胛也嘎忒了，佢還係同佢講話，講到口涎波潑，但係佢並無認真聽，也聽無幾清楚，單淨緊頷頭，應付一下仔，好比兩隻戴在北極圈个原住民，在野外咻咻滾个風雪裡肚講等話，聲音當含糊。佢聽著吾爸講，最近厥兩隻好朋友既經先後過身了，阿爸唧唧啐啐，講自家个身體也總係奄奄，長透發病仔。佢聽忒阿爸講个話後，試著心糟糟仔，佢伸手關忒遙控器，本成廳下个電視聲音當大聲，突然間頓恬下來。

一餐好料个年夜飯，好食到想愛噉。

年三十，佢除忒向阿爸拜年，心肝肚還係有一息仔事情想愛講，比論講，阿姆佢現下在兩位？

毋過，佢毋知愛仰般講？

丑時一到，家家屋屋開始放紙炮仔迎新年，聽著外背有人在門口打紙炮，爆裂个紙炮仔滿坪都係，長長个幾尾爆竹，像係金色个蛇發癲樣仔緊跳舞，暗晡頭个巷仔，分一串串炮竹个火光照到熊熊，一蕊蕊草菇樣仔个白煙漫天飛舞，紙炮仔滿哪仔亂走亂跳，浪浪散；雷公響樣仔个炮仔聲隆隆滾，使人个耳公同心臟當艱苦，正經係吵死人咧。年三十逐擺共樣个儀式，好比小學个朝會，一種早就預備好勢个心理狀態，過程像係鐘擺个指針，對無聊行到忍耐。屋下孤栖个氣氛，使人試著心糟糟仔。毋過佢總係恹著，寒天堵堵正來無幾久，矚下目，時節就進入春天了，暗昏這條路行到盡步，就係朝晨个頭絲恁咧，再多烏暗个事，也會像過眼雲煙共樣，走到無影無跡。

但係毋順意个事恁多，像月光毋會永遠圓滿。

佢還細个時節，阿姆輒常帶佢去莊下尋姐公寮，姐婆盡早就破病往生了。姐公屋下歇在遠遠个山背，係一間紅瓦磚壁个伙房屋，該位四面有一大片个田地。有一日，天旨光，姐公七早八早就跣床，喊吾姆共下



去附近爬山，佢乜咗等佢兜去遠山花。

打早一開始蹶山路，佢就走當遠，一時無看路，險險跌倒。姐公在後背大嫌聲喊佢，佢講前面个山路毋平，愛細義兜仔，佢就頓腳，乖乖咗佢个後背慢慢仔行。行到半路个時節，阿姆个面頰卵紅啾啾仔，一張嘴擘啊擘仔緊敵大氣。佢也試著腳當軟，恅到半生死，歸身汗流脈落。好在面頭前个山窩有一頭大樹，做得在該歇睏一下。佢就煞煞仔走去樹下坐涼，一陣陣个清風吹來，吹到人當鬆爽，進前跋崎腳骨痠軟个艱苦，到這下乜做下忘忒咧！

佢企在山崗項向下背看去，半崎該搭仔綿延一片青里里个禾田，佢放勢仔享受雲淡風輕个風景，漫山遍野歸片个花草樹仔，分風吹到晃來晃去，領頭行禮。耳空聽著鳥仔啾啾滾个聲，鼻空鼻著青草个清香。擎頭眺望群山白雲，春光明媚，靚到講毋得，分人感覺著豁然開朗，心情也當暢快。無幾久，一粒金色个大火球，對山頭定定仔露出來咧，盡晟眼，使人目絲絲，日時頭个人間萬事，對這下正準備愛起勢呢！這擺踏青，在佢个童年回憶裡肚，留下深刻个腳跡。

姐公當煞猛，長年透天戴等笠嫌去耕田，佢在田肚總係做到兩頭烏。有一擺姐公細聲細義同佢講，問佢大了以後，愛徙到苗栗鄉下這位搵手種禾仔無？天真个佢緊領頭，姐公笑笑仔，用手摸等佢个頭那毛，再輕輕仔拍佢个肩胛，看起來當歡喜。毋過等佢大咧正知，耕田當無閒，長透都做到兵擲齒扯，比論講，愛落秧、蒔田、割禾、晒穀、紮稈，做盡多个農事。緊工時節，歸家屋人無閒直掣，這個事實摻佢本來个想法差當多。佢想看仔，自家生到瘦夾夾仔，連穀包仔都擘毋起來，哪有辦法落田。姐公戴个「新雞隆」莊肚，後生人大部分去都市食頭路較多，留在農村耕田个緊來緊少了。

記得該年佢小學放暑假个時節，阿姆帶佢來姐公家寮，佢摻佢

兜幾儕細人仔，暢快在大樹下搞困人尋。佢盡惱做鬼，因為一定愛揸等目珠，背囊向等別儕，嘴項唸等一、二、三……困好旨？在佢唸忒轉身該下，目金金仔看等四圍，單淨伸著孤獨个佢一儕人。困人尋个矛盾，就係做鬼个人會慌張，因為當想愛尋著別人，又一時尋無人，所以當得人驚。困起來个人也驚會分做鬼个人發現，心情乜係緊緊觸觸，都毋敢敵大氣。佢想，生死个難題，也毋過係如此。佢兜都希望自家个壽年做得久長，毋好恅遠分閻羅王尋著，但係企到人生个戲棚項，嘎像係在等待麼个事會發生，就算仰般詐意安然自在，也無法度抵擋時間分分秒秒緊走。

輪到佢當鬼該下，佢趕緊搜索禾埋个周圍，細心細意尋雞籠仔、便所、壠溝、草竇、屋肚，到臨尾總算尋著所有个搞伴仔。

毋過阿姆嘎尋毋著，佢仰會毋見忒了？

無幾久，佢開始疲爬極蹶，大聲喊：「阿姆，你在哪位？遠遠出來！」佢鬥緊尋阿姆，毋知自家到底在驚麼个？姐公看著佢恅慌張樣仔，佢趕緊摻佢講：「若姆頭下騎車仔出去買東西咧！」

過一下仔，阿姆轉來，佢遠遠走去用手髀拗等厥身體，雙手毋放忒，挑挑又愕愕拙拙。朝晨原本係好天，無想著忽然間天矇矇，變著烏天暗地，跔等就打雷公落大雨咧，一下仔，地泥溼溼仔，菜園个菜全分涿到綿綿。阿姆企到外背雨淋雨涿，佢个目眦毛沾著金金个水珠，毋講半句話，當下看厥表情當憔悴，像係有麼个心事。前幾日，阿姆識摻阿爸相罵，佢聽著阿姆講佢想愛離婚。

哀傷个結局，為麼个總係在佢擔心个時節，呈現已經想著个該樣？正經分人心頭寒寒。

困人尋个遊戲早就結束了，爺娘个婚姻乜係，結果阿姆還係毋見忒了。



阿姆仰做得違反遊戲个規則？佢好比揸等佢个目珠，乜揸等全世界，我就算係目晶晶仔，嘎看毋著，阿姆佢就恁樣偷偷仔固起來，像係一隻正大光明个祕密，但在佢个記憶裡肚，永久固到背角項，分人尋毋著，恬恬仔像係一粒星仔，暗晡夜射出金色个光輝，就恁樣仔永久冷淡生存下去。

貼貼到佢日漸成人長大後正知，所謂「毋見忒了」，係仰般个事情，搞固人尋，毋過就係一種遊戲，遊戲就係遊戲，細人仔好搞，並無輸贏个意義，贏个人笑弛弛仔，輸个人乜笑弛弛仔。

往事當遠，嘎又恁逼近，毋過時間係毋會等人个，正經係日月如梭，幾下年又過忒了。

佢讀小學五年生，在過年个時節，阿爸帶佢去莊下同姐公拜年。一家大細个親人罕得共下團聚，姐公分佢一隻大紅包，屋下當鬧熱，嘎掩礮一息息仔个哀傷，明明就係缺少一儕人，毋過無人想愛面對。該央時天氣當寒，窗門外背風咻咻滾，試著屋肚个空氣清冷清冷，狀態就像係內心个感受共樣，當難固起來。好好想看仔，天色烏陰烏陰，單淨貼貼等到天時變到好天，日頭絲翹眼，正會出現一色晴天。

過一下仔，姐公忽然問摻事情利手个真相，通通講出來了，答案明白清楚，這係佢救佢个方式。姐公低言細語，唉唉啣啣道嘆，佢講吾姆既經嫁分別儕咧，也降一個俵仔了。

佢聽忒，嘴扁扁仔，心神毋定，兩下半目珠含等心酸个目汁，臨尾噉到淚漣漣，佢愁勞博激个情緒，險險無辦法控制，眼茫鼻花，連講話个聲都變忒了。雖然嘴講無要緊，其實心肝肚當失望。原來佢麼个也贏毋了，先前係命運，後來係情緒。

離開就好了。

佢摻阿爸行出去坐公車準備轉屋下，佢兩儕行到山路項个時節，一

輛計程車堵著轎車，在狹蹶蹶个岔路相閃，佢兜閃避車仔時，佢看著阿姆坐到轎車項，還有一隻中年男子同一隻孩兒。

阿姆眼盯盯仔看等佢，阿爸拉等佢个手腕遽遽行開，敢係驚佢看阿姆看忒久，將會變做另外一隻人？佢一片行路一片回頭看，遠遠看過去，阿姆佢下車走出來了，佢行加幾步路就頓腳，在路脣頭磬磬仔，像係在恁麼个心事。該央時，也係佢最尾擺看著佢个形影。

單淨係瞞目个一下仔，毋過一下仔可能係一生人，一生人也可能係一下仔。

世事難料，姐公平常時身體當康健，無想著因為忒操勞，病痛也跔等來，有一日佢突然心臟病發作，無幾多日就過身了。姐公戴院該時，佢緊拚拚仔去病院看望，佢目睹啫仔無氣無脈个樣仔，看起來當無精神。佢輕輕仔扼等佢皮皺皺个手巴掌，摸起來粗粗，佢試著當悲傷。這個世界項，人類所有个錯誤都係手盤做個，所以巴掌嫵應當愛受到處罰，比論講手夾菸、菸屎咄亂擲，抑係拿銃仔搶劫……等等這兜毋好个事，但係拿等鏟頭煞猛耕種，毋係做壞事啊！佢仰會分天公責罰呢？姐公還旨享福，天公爺就收忒佢个壽命咧，實在當毋公平。

姐公、禾田，摻莊下土地項个各種生命，講起來佢這兜都係無共樣个衆生，毋過細思量後，其實這兜生命，就像係一株禾仔同另一株禾仔共樣，其實都係共隻个事物，都係為著得著較好个生存，煞猛打拚，到尾變做一種愛。姐公个田地係肥泥，毋過姐公个人生嘎係單薄瘦弱。佢對佢辛苦耕作个熱情，愛花一生人个時間正做得忘忒。

吾爸自從離婚後，厥个心情盡紛亂，佢不時一儕人坐在膨凳項嘍菸，一支又過一支，實在像係參加食菸个比賽，三番兩次勸佢戒菸个話，佢全部聽毋入耳。身體毋好个阿爸，挨生挨死，佢三不二時講著想愛早兜仔轉西天，毋過佢个壽年還旨到，閻羅王無愛佢，毋多知仔歲月



催人老，阿爸變做老人家咧，但係得人畏个事情總算還係發生了，佢七十八歲時，得著肺癌末期。

大佢差毋多半個世紀个阿爸，坐到輪椅項，在該位啄目唾流口涎水，一睡啊落就開始牽覺，一滴仔心軟个空間也無，愛喊佢幾擺正會清醒。佢緊想：「阿爸係一日一日生存，還係一日一日死忒？」佢面皮打摺老齧齧个樣仔，提醒等佢，事實比想像還較嚴重。佢對阿爸个餘生，感覺忒過分个愁慮，係因為佢隨時都會死忒个可能。

死亡最重要个部分係延纏，阿爸戴院期間，接受化學治療當艱苦，使阿爸人毋成人，鬼毋成鬼，佢逐日逐夜在眠床項拖亡，貼貼到最尾心跳恬忒，生命結束，確定無法度死兩擺咧，正入殮火葬。

阿爸在性命交關个時節，交代佢後事。吾爸係軍中退伍个老兵，佢一儕人對大陸踈等部隊來到臺灣，無親無戚。佢愛佢長透摻銅鑼个親戚團聚，放棄時節也愛抽間去該位行行。

佢聽阿爸个叮嚀後，恬索索仔無出聲，心頭撈撈，毋知愛對佢講麼个？試著當沉重，好比分一粒大石牯砣等胸膛共樣。佢感覺心肝前翕翕，心情像係樹枝承受毋核大雪个重量，歸片霜雪跌下來咧！該係哀傷个墜落，一大坭蓬白个遺言，滿地泥都係霜雪个身屍骨頭末。佢揸等面硬喉，就像係等待一件當驚个事情將會發生。阿爸个聲音，恁細聲，像係翻山過嶺，跔跔糾糾，佢愛佢曉得，將來愛仰般照顧自家。

佢總算明瞭，已經成人長大个佢，還係一隻細人仔。

恁多年過忒了，佢同阿姆也一直無見面，聽講佢个身體無幾好，不幸在大前年往生了。佢摻佢之間，好比隔等永久無法度交錯个時空，至少佢个眼神，係反對佢想起厥，偏偏，佢做毋到。人生就像係做戲共樣，逐儕人都有上棚摻下棚个時節。毋共樣个兵荒馬亂，共樣个離散劇情。恁樣个光景，好比佢軟怠怠仔坐在凳仔項看等電影，貼貼到銀幕項

个字幕無忒了，最尾等到戲院肚電火點到光光，照映著佢个孤獨。散棚咧，衆人走忒哩，淨伸佢一儕定定。

人世像浮雲，無麼个係永久个，想著這，佢就當痛腸，心肝像係分割忒一半。所謂世事，毋過係幾家个燈火輝煌，幾家个燈草搖來搖去，火慢慢仔烏忒了。佢緊想這個人世个無常，正明白——愛同死共樣強大。

頭擺佢識踈阿舅去田肚掌草，田事做療欸，佢兜坐在田脣歇睏一下，山風吹過來該時，摻田肚歸片青蘿蘿仔个禾仔，吹到搖搖擺擺，親像係摻一大盆水倒落田地勻開來。行到菜園，佢看著一尾蠕蠕動个菜蟲，佢自由自在个爬上青菜項，嚙等菜葉个嘴脣，丟丟滴滴，盡無閒樣仔，貪食个相貌，使人盡毋鬆爽。阿舅用著手指頭捉著該尾躑來躑去个菜蟲，兩下半將菜蟲放到佢个手巴掌項，佢黏時像係分電擊著樣仔，跔手跔腳，嚇到大喝一聲！歸身起雞麻皮，險險連三魂七魄都無忒了。阿舅企在旁脣笑咪咪仔講：「有麼个好驚哩啲？後生人，毋使驚毋使驚，膽膽大，做公做太。」

一生人都記得這兜已經過期个事情，就做得還原轉去頭擺無？河壩項个藻仔、山肚跌落滿地泥个落葉、天頂項走啊走欸个雲，佢兜全都係無假無憑，摻佢共樣。其實也無恁悲觀，伸著个人總愛有一息息仔个絕望。

味緒苦苦个記憶，帶來了溫柔个光，一間莊下个伙房屋，一隻過一隻思念已久个親人，佢兜有成時尋毋著，有成時輕手輕腳行落佢个目珠裡背。佢眼晶晶仔看等遠遠个地方，日頭又對東片出來。

佢知，逐個方向都做得透到天光日；佢知，往事還恬恬仔留在佢个心肝肚；佢知，麼个安到永久个頭擺。

